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六月十九出版

明高僧紫柏大師法語

「凡佛弟子，不通文字般若，即不得觀照般若；不通觀照般若，必不能契會實相般若。實相般若，即正因佛性也；觀照般若，即了因佛性也；文字般若，即緣因佛性也。今天下學佛者，必欲排去文字，一超直入如來地，志則高矣，吾恐畫餅不能充饑也！」



現代佛教

子愷題

第六卷第二期目錄

中國佛教會「不誦大體」 僧伽爲什麼給人瞧不起	大醒
太虛大師語錄	心月
一種境上的種種知解	大醒
豐子愷先生	永學
四到堂隨筆——「不立文字」之文字	圓覺
雜感	之風
「不及僧家半日閒」	賦如
評傳教情形佛教儀式僧徒習慣合編	曇倫
佛教簡報	靜觀
編輯座談	記者
	大醒

中國佛教會「不識大體」

大醒

中國佛教會無端地擬了一個「佛教學苑組織大綱」去呈請內政部備案；內政當局因關於教育範圍，乃咨送教育部查核，以憑辦理。難得教育部認清佛教，以此事關係於中國國民文化者至大，特予將重要錯誤，分別論列，擬訂辦法三節。咨復內政部，請其訓令原呈人根據此咨，重加修訂，限期專呈核奪。（咨文及中國佛教會所擬大綱均載海潮音第十卷四號）查教育部咨文全文大意除評其不合黨綱及違背國民教育并於佛教育未能從根本上建立外；文末却有這樣的話句：

「至於蒙藏文，實為中國國族文字之一種，乃該大綱亦列入外國文中，殊屬不識大體！」

以黨之皇之標榜為全國佛教總會的中國佛教會却敢教育部斥為「不識大體」！查中國佛教會自來即未經正式由縣而省各級選舉代表過，連體代表大會，連總行常委，連體呈文大綱等等。中國佛教會自成立以來，即操持於江浙少數

僧俗之手，不但一切行事，全國佛教徒不能負責，就是教育部所斥為的「不識大體」，全國佛教徒亦不願為彼少數僧俗「不識大體」而蒙這不白之恥。我們據此理由，我們不得不向教育部抗議：中國佛教會之「不識大體」，與全國佛教徒——僧尼與正信男女居士——無關！——而我們也得代表全國佛教徒——除去同意於中國佛教會「不識大體」的行動者之外——向中國佛教會責成其負此「不識大體」的責任！

中國佛教會本身組織既不全，而對於佛教種種弊制一樣都不能整頓，何以他却會這樣「不識大體」的定上一個「佛教學苑組織大綱」？這在一般人以為中國佛教會是如教育部所說「僧衆初具求學之自覺，知興辦教育為自救救人要圖之時」了，其實那里是這回事！我們且看中國佛教會既以「全國佛教會」相號召，試問以「全國佛教會」的名義辦了一個佛教的學苑在那里的？每年支出會費——夫馬員役薪資等費亦有七八千元，

為什麼不辦一所學苑的呢？再查該會一年以來的會議紀錄，有幾條關於興辦學苑的呢？有之，在廿一年六月廿九日的議決案第十一條有一「執委會交辦第六號擬設五大宗學院案據舉國議師常惺法師開闢亭居士趙雲都居士四人負責籌備」這樣的條文，但是至今一年，所籌備創設的「五大宗學院」又在那里呢？然而中國佛教會為什麼要做這「不識大體」的大綱來獻醜的哩？在這里，我們就他的文字方面，在不值得評論之下不得不作以下的評論：

(一)查中國佛教會擬定的「不識大體」的「佛教學苑組織大綱」據該會會報載有廿一年十月一日四屆執委會第二次會議紀錄討論事項第二條「議決逐條修正通過」的條文，但據該會發表另一印件上則明明書明為「胡斐子草擬，范古農審查」。我們姑且不論胡范二氏會歷歷辦理佛教學苑與否，為什麼在三十六個執行委員之中沒有人起草，却要委監察委員胡斐子一人草擬；在九個常務委員中沒有人審查，却要歸范古農一人審查？（常委中本有僧教育家仁山常惺二法師，不知何以不請其從事？甚怪！夫佛教乃為世界最高尚無極的宗教，佛之

所以設教，就為教化衆生而設，故佛教就是教育。佛教之所以創設佛寺叢林，就為安居僧伽修學佛法并教化衆生而設，故佛寺叢林，就是傳播佛教教育事業的團體。這種團體集成的佛寺叢林，就是十方三寶常住，就是佛教學苑，就是續佛慧命增長衆生慧命的道場。中國佛教會居然以全國百千佛寺及全國數十萬僧徒并一切衆生的慧命，送交與佛教毫無歷史關係的一位胡先生手裏與范居士的眼中去處置，這番胡先生與范居士當時或者還沒有想到這種事體的重大關係到如此，而我們却不能不驚佩中國佛教會主其事者的荒唐和胆大！而且在上而引的廿一年十月一日所載會議通過一案，考校與草擬的條文並沒有「逐條修正」。

(二)查「不識大體」的「佛教學苑組織大綱」，其擬定的動因，雖經教育部會頒佈宗教團體與辦教育事業的令文，中國佛教會乃欲假此一紙空文來敷衍塞責一下的；而我們考察牠大綱的條文，却尋出有欲操切國內各佛教學苑的因子，茲錄該大綱條文如下：——

「第十五條 各等佛教學苑成立後，均須由所在地佛教會呈報上級佛教會及中國佛教會備查。」

「第十六條 凡從前已經設立之僧衆教育機關，如有與本大綱規定相抵觸者，自本大綱呈准頒布後，均應分別改組。」

「第十七條 各等佛教學苑之圖記，由中國佛教會規定式樣刊登，並

太虛大師語錄

釋迦牟尼之所修證，與其他一切學術迥然不相同，彼乃微覺宇宙之真如實際，而現證萬事萬物之無分別相。於是妙悟之大智，開其同體之大悲，隨事理之種種變現，徧為說出一真義諦，宇宙人生秩然融徧。舉凡事物之來，理論所極，無不自親切微驗之究極境界，當下得之；世間無餘事矣！

大醒錄

均為一寺的獨立或正信居士的其力所成，慘淡經營，困難萬狀。今日所有的佛教學苑，中國佛教會既已承認為僧教育機關；反之，其餘一切佛寺

呈報內政部備案。」

得了，各等學苑一個成立要呈報中國佛教會備查，(備查大概就是備案)牠的大綱定得各縣市至少設立一所初等佛教學苑，並且得多設之，中國約有二千

縣，小寺庵成立當然也要呈報，中國佛教會怎末忙得了這些呢？一個初等學苑的圖記，要呈報內政部備案，要中國佛教會規定刊登，當然小寺庵用的圖記也一例了，中國佛教會可以願用刻字工人

每天到幾百個圖記，可是內政部的禮券可實在有的忙不了；因為為一個初等佛教學院一個三間茅屋的寺庵的圖記都要內政部備案，則中國有十幾萬所中小學校的圖記也要呈報備案，怎末忙得及呢？否則內政部又不是中國佛教會御用機關啊！這似乎不是戲論了。中國近十餘年來，自太虛大師創設武昌佛學院以後，各處興起建立佛學院者漸衆，但其組設均為一寺的獨立或正信居士的其力所成，慘淡經營，困難萬狀。今日所有的佛教學苑，中國佛教會既已承認為僧教育機關；反之，其餘一切佛寺

叢林都非僧教育機關無疑。然中國佛教會為什麼不擬定「寺院叢林組織大綱」，去改組寺院叢林，以「興辦關於傳播佛教教育事業」？何以不此之圖，而反注意到「凡從前既經設立之僧衆教育機關，如有大綱於本大綱規定相抵觸者，自本呈准頒布後，均應分別改組」，其存意究屬何在？中國佛教會固早已為二三無知僧俗所利用把持，藉以虛張聲勢，然觀此種條文，中國佛教會能無操切或仇

視國內各佛教學苑的嫌疑嗎？

至此，在上面兩點評述以外，雖仍多異議，我們並不願與「不識大體」者有所理論。我們只冀諸教育部內政部對中國佛教全部情狀，須「延請專家，從事研討」，然後完密的頒定「各項整理僧伽制度之原則」，給中國佛教徒有「真佛教

僧伽爲什麼給人瞧不起？

心月

育自救人要圖」的機會，幸勿信聽少數「不識大體」僧俗人等所蒙混！我們且冀諸四方縹素大心菩薩以清淨心光明眼獨觀照佛教內外的情事，嚴密注意，維護正法，使「傳播佛教教育事業」獲得成就！

二二，六，三。

我覺得人類的道德無論喪失到什麼地步，他仰真趨善的情緒，總是可以保持並且可以隨時流露的。社會的病態無論沉重到什麼程度，他獎優汰劣的權力，總是可以實施並且是在隨時勸戒的。換句話說：就是凡合於正軌的人事，都爲人們所敬信；利樂羣生的份子，都爲社會所贊許。因爲一切有情既得輪善爲人，至少也有他所以愛人的中品十善爲根基。他的善因既能感得人果，可見他的種性是不可限量的；他的種性既不可限量，可見他求真趨善的情緒是隨時可以表演的。再由這種賦有靈性的人們所組合的社會去看，自然能由大多數的理智，彙集大多數的觀感，而能得到

較準的評判和適當的毀譽的。涅槃經上說：「一切衆生皆有佛性」，是教人不要戴着顏色眼鏡而蔑視一切。孟子言「是非之心 人皆有之」，是說人們隱事察理的性智是本來具有的。那末人們雖未能完全憑他仰真趨善的情緒得到真正解脫，社會雖未能完全憑他獎優汰劣的權力改良不良氣象，但這都是業力的束縛性過於厲害，怎能因爲這種緣故，就蔑視他求真的美德而輕忽他較公的評判呢？所以我們應當迴光返照一下，人們對僧伽的態度如何？社會列僧伽的地位怎樣？就可以知道現代僧伽之所以爲現代僧伽——除極少數菩薩應現的大德外——都是咎由自取！人們何嘗藐視僧伽？社

會何嘗誣枉僧伽？每見不知悔愧的僧人反說「末法時期是理應如此」。唉！「法」那來的正末，只因代表教法的僧人不自振作，竟使度生寶筏，停航息駕；上獲罪於法王，下被棄於衆生，實在可恥亦復可憐！

僧伽係具足六和美德的盛號，匹配三寶雅譽的尊稱，莊嚴九界，利樂衆生，是了達人生意義的先覺者，是推進社會文明的領導師。寶性論偈云：「真寶世希有，明淨及勢力，能莊嚴世間，最上不變等」。這是彰揚三寶功德，並說「沒有善根的衆生百千萬劫不能遭遇」，所以稱作寶。又法苑珠林云：「夫論僧寶者，謂禁戒守真，威儀出俗。圓方外以發心，棄世間而立法。官榮無以動其意，親屬莫能染其想。弘遠以報四恩，青德以資三有。高越人天，重逾金玉。稱爲僧寶」；由此看來，僧伽的品格，豈是凡夫俗儒所能及其千萬億分之一嗎？況且宇宙的真理，在他的現相上去窺測，就是佛寶；在他的現相上去觀察，就是法寶；再在他的妙用上去觀察，就是僧寶。所以凡是誠心誠意想進脫樊籠，探討究竟的有情，沒有不歸依三寶隨順宇宙的真理去實行的。但由從體彰相

，因相起用的方面說，似應先體相而後發用，若由從用顯相，因相悟體的方面說，似應先用相而後悟體。總之，無論就事相上說，就理性上說，就因體起用上說，或就因用彰體上說，僧伽的價值，是使得人們對聲譽的；僧伽的地位，是超越社會一切之上的。不過現在大多數的僧伽既不能嚴守戒規，又毫無出世成德，逃避方外，無非是想解決生活的問題；離開世間，無非是想寄託煩悶的怨氣。弘化報恩，八識田中絕無有這種善性的種子；有德資生，五鼓夢裡也不生這種顯得的幻影！欺騙擅越，虛消信施。人們都作社會蠹，社會叫為寄生蟲，恐怕也不冤枉呢！

我們這寄生蟲的徽號，社會蠹的頭銜，究竟是要什麼殊動而博得的呢？我以為無論什麼事件，他能裨益有情而不受天譴淘汰的，至少要具備下列兩種條件：（一）能維持命根；（二）能彰揚功能。不能維持命根，就不能彰揚功能；沒有功能可彰，就難得命根的持續，人類歷史上的許多古代因家，到現在連名詞也不能為今人所知道的，不外這種定律；世界進化歷程中有許多顯色人種，到現在也不能完全得見他們的模形，

也不外乎這種定律。那末，僧伽的命根在什麼地方呢？僧伽的功能又在什麼地方呢？簡單扼要的說：他的命根，深植在律儀沃土之下；他的功能，顯現在化度濁流之中。世間之所以稱貴的，是在他的能够如此植本敦華；社會之所以鄙賤的，也是在他的自己鋤根滅苗。今將現代僧伽之所以遭人白眼的原由略述於下：

（一）戒弛 戒是維持佛種生命的至寶，僧伽之不守戒規，等於家庭的拋却家規，因家的不製國法。家規不振的家庭狀況，我們可以想像得出來；國法不張的國家現象，我們也不必向外取例。禁戒廢弛的佛教前途，我又不忍棄筆擲寫下去了！查戒律係僧伽的規條，涅槃的津要。規條一失，則心慮無從嚴整；津要一迷，則彼岸不能齊登。所以慈父世尊，從最先在鹿野說法乃至最後在鶴林示寂，都是詳詳誦囑當時以及後世的出家弟子，應當依照波羅提木叉為師，如同見佛一樣。後來天竺教徒雖然分了二十部，部部各有其戒本，但是不出優波羅尊者八十誦律，和大迦葉尊者所傳之戒本的範圍；可見得部部都是本於佛制的。譯到我們中國來的，祇有根本

上座部的僧祇律，曇無德部的四分律，薩婆多部的十誦律，彌沙塞部的五分律。而隋唐來盛弘的，又首推曇無德部的四分律，以其行相備足，大小通和；故化緣獨盛，在當時所有習禪教淨密的人們，尚能依律行事。然所苦者律學的繁疏紛繁，習學不易。到了曹溪禪風大行以後，禪人漸趨疎散，百丈禪師應時而出，才倡製禪宗清規，從此禪衆所依止的地方稱作禪寺。同時各宗也效法建講寺律寺淨寺等刹。但是宋元來所有律寺講寺盡變為禪寺。所以戒學廢弛，律義沉暗，即有少數敬謹持律的人，竟有不橫遭唾笑的，以致受戒不過是奉行故事而已。因為這種情形，凡是不依業居住的就搖蕩恣睢，律條的威用，喪失殆盡。僧侶既是沒有莊敬嚴肅的威儀，因此貽笑世俗的地方也就層出不窮了。於中明朝晚年雖有雲棲靈峰兩位大師，重整法幢，恢復律居，痛詆禪衆恣放的弊病，立下洪習來挽回佛律的本來面目；但是積習太重，收的效果也就有限。到現在真是無奇不有，這種自己替自己掘坟墓的所謂佛教徒，既不能引導社會，撐住法門，不如早日為計吧；又何必一定要做獻世實呢！

(二) 義衰 教義是佛陀哀憫後世衆生障深慧淺，不能親聞法音，以致沉淪苦海，得不到超昇的機會，徘徊迷津，找不着救度的慈航。所以宣說三藏十二部玄典，令衆生從聞思修，入三摩地，同登覺岸，共證涅槃。這種救世悲懷，我們難以虛空爲口，大地作紙，須彌爲筆，大海作墨，用三千大千世界微塵數劫的長時間，奉讚揚他的功德，是不能顯出百千萬億分之一的呀！中國自從晉朝的慧遠法師們上感念佛陀的深恩，下悲痛衆生的障重，開揚義學，宣傳教義以後，接連着隋唐諸大德們，銳意研求，行解相應，建立教宗，禪慧雙運，探入社會。像杜順，賢首，玄奘；清涼，龍宣諸大師，有的備受帝王的尊崇，封爲國師，有的感動人天的供養，贊作活佛。就是專提向上一着的禪宗祖師達摩，慧可，宏忍等，也均善於宏揚佛，般若，金剛，各部。曹溪六祖又何嘗目不識丁掃除教義呢！不過到了唐武宗滅法以後，教典蕩失，義學盡絕，幸有禪宗諸師，有的在木邊，有的在樹下，綿延我佛的一線慧命，後來各教家都得藉以復興；心思固然很苦，而功德也就不小，同時可見得禪宗也不是一向就廢弛

教義的。後來的人不明白參禪也應該培植福慧的資糧，不在經教中多事開薰是不容易相應的，在教律掃地的時候，還一味教人廢學絕思，所以佛法一蹴不振，實在令人痛心！宋朝雖然有中興的氣象，但是專務死坐，斥教呵律的惡習，仍然風靡一時。明朝幸喜得有雲棲，幽溪，紫柏，憨山諸大德，宗說兩通，遺觀双流，各就所得，著書立說，法運的隆盛爲唐以來所未有。雲峰蕩益大師，更能深入諸宗，顯揚聖化，可以說是法門的大幸。清朝各個皇帝，尊重喇嘛，旁及禪宗，尤其是雍正專提向上，所以義學的氣運，到這個時候又斷絕了。以後除了替人誦懺外，祇有老實坐香念佛。近來雖然有幾位大德高聲疾呼，但學的人很少很少，教義不能普遍到社會上去，我以為這種現象雖說是法門的不幸，也可以說是衆生的不幸！

法門衰敗，僧伽給人瞧不起的原因固然很多，但主要病症不外上述兩端，因爲戒律廢弛教義慘澹，所以僧伽的流品也就複雜，現在將他大畧分析一下，以密核社會上的待遇是否適當。

(一) 清高派 有少數知識淵博，品性高尚，不願在名聞利養方面討活計，

藏在山林，隱居水邊；也有另闢靜室的，也有依附叢林的，專門念佛，或者參禪，了此一生，不問社會的升沉，不管法門的興替。但在今日的佛徒中，這種人也就不多。

(二) 坐香派 有幾處叢林，講究威儀，磨練苦行，居留三兩百人，晝日枯坐，他們的目的，雖然只想由清衆而職事，由職事而長老，盡此形壽，但少有違教破戒的，甘於清苦，也是他們的一點好處。

(三) 講經派 這一派的人或研究天台四教儀，或研究寶首五教儀，或研究法相唯識，以及其他，在講壇上能顯古人的註解背誦得不十分錯，便號法師；然而能够博得人們稱許的也就不多。

(四) 懺儀派 專門學歌習唱，敲鐵擊鼓，替人家拜懺誦經，放儀招魂，販佛的法寶，作他的生涯，音調的講求好像唱詞曲，形態的變換猶如玩把戲，只圖舒服一時的口體，忘却了本來的面目，雖然可憐實在可憐。

上面的三個人，固然不可厚非，但僅能佔後面第四種人的十分之一，而且又深居簡出，與社會斷絕關係，在法門既不能作多大的事業，在社會又沒有滿

水的貢獻，和寄生蟲有什麼區別呢？後面那兩種人教目又多，品類又雜，不曉得被統是什麼一回事，老佛爺姓甚名誰！而又常常和世人雜處，阿習俗接近；就是人們對你十分客氣不肯鄙棄你，而你那名符其實的社會盡的幌子，又怎能騙得脫呢！

虛偽的釋尊他臨涅槃的時候，再三告誡弟子，應當飲木叉為師，應當以聖教化世！現在的佛徒背叛遺囑，毀棄聖教，比那叛逆不孝的敗子，反抗慈父的訓導有什麼分別呢？背叛佛的遺囑，就是「非佛」；毀棄佛的化教，就是「非法」；不遵佛的制教，就是「非僧」。「非佛」「非法」「非僧」，就是法門的敗類，正教的障人；在人羣為寄生蟲，在國家為社會毒，那裏還配稱三寶中的僧寶呢！靈峯大師說：「法門之壞，擇法門者壞之也」。慈悲的先達大德們，親愛的後起新僧們，我以十二萬分的誠懇，要求你們細思這句話幽深而悲痛的音節和情緒，來以釋迦祖宗的慈念為意念，以連池蓮人的慈願為志願，嚴淨毗尼，住持正法，彰揚功德，廣施德化；扇火宅為清涼，轉變為淨土。到那個時候我相信社會上的各種人們，種種禮拜不及，

還有大模大樣瞧不起的嗎！人們是有理智的，社會是求進步的，我們的教義既是引導眾生到真善美安樂土的慧炬，我們的律儀既是推進社會到入淨安妙極

一種境上的種種知解

十法界之內一切眾生，對於同一境界上，起種種不同的知解，這是甚麼緣故？這是因為一切眾生各各的果報不同，隨各各的惑業所招感得來的。因各人之根機不同，所以各人所見亦於是而各別。即以「水」言，天眼見為琉璃，人見為水，牛羊亦見為水，魚龍見為雲氣，餓鬼見之為火，如是不可定水有無，因此遇見而彼越不見故非有性；而此越見，故非無性，通常所謂「鬼見人不見」，即此義也。

猶如佛陀以一音聲說法，然而同在一處聆法的人所知道的却不同，有六度四攝，有十二因緣，有四諦，亦有五戒十善之區別，所謂「佛以一音而演說，眾生隨機各得解」。這是各人根機的不同，所以對於所聽到的法也就隨根機而異了。

樂邦的靈寶丹，各大德又焉不展開表列明珠，灑出瓶中甘露。自利利他呢？學生正在馨香禱祝著，惟願慈悲納受！

五、十六。於河南省佛學苑教室

永學

至于吾人所見到之宇宙萬有諸法，皆恒如幻，非有非無，隨有情之心量不同，而有各別緣起之幻境，此即是吾人第八阿賴耶識所變之法，是依他幻有唯識所現唯識所變之法；不可斷定其為有為無，乃離於顛倒耳。而愚痴凡夫，於無始以來，因被種種無明妄想習氣所覆，於依他緣起假有非實之諸法上，生此種種計着，計為實有。比方如人眼上有翳，妄起毛輪空華，實則無毛輪空華一縹東西存在。其所以妄起計執者，乃是一向分別習慣及聞業報體之關係，乃是妄想所現。若妄想一壞，則此惑亂如幻法，平等一味，恆常普遍如是。是故因緣所生法，即空即假即中，若在依他緣起上進道妄想計執，圓成實自顯顯矣。

我佛如來，墜窮三際時，橫遍十方處，其知解實非凡夫外道二乘菩薩所能

思量比度的；故佛陀之無得智凡於他趣中之所妄見，無不了知。而佛所覺之唯顯現唯識變之境界，衆生則不能了知；因衆生有漏雜染心上，填滿了惑亂，不

豐子愷先生

這是一箇初春的上半，旅滬的芝峯亦幻二上人約我同去江灣訪我久仰而緣一面的豐子愷先生，這天我因無事，就高興樂意地隨着他倆出發。那知我自登上了公共汽車以至我們下車的當兒，我底腦海中就不期然而然地幻出豐先生的種種想像來，有時想到他是當代的藝術家，讀過他底漫畫音樂和文藝作品的人，莫不十二分敬仰他。有時又想起他從前作了一冊護生畫集，引動了許多讀者的惻隱之念，聽說當時有一個文人讀過護生畫集後，護生之心勃然而生，以後就實行除葷了。這樣的想像電影似的在我底腦中演過一遍。一剎那間，車停止，到了我們的目的地，我們三人就走進水鏡里八號的房子裡，一個掛着灰色眼簾鬚髮漫長的人影跌入了我底眼簾，那知這就是我們要訪的豐先生了。——

能了知自心所現，唯識所變。爰有種種之差別相，而妄起種種言說戲論。噫！豈不痛哉！

三月廿一日。於廈門

圓覺

他雖有漫長的鬚髯，但他今年才三十六歲——互相寒暄後，坐下，飲茶，談話，不善于交際辭令的我，始終做着傀儡似的不曾多開口說話。他和芝亦兩上人斷續地談天，有時談到佛學，有時談到他底老師弘一法師，有時談到他自己的事。談到佛學，他說：『從來有很多的學問家，到了最後，都傾向佛學裡來，足見佛學是不可思議的』。因他是過來人，所以說出這話來。

他說他已茹素六年，并不感覺什麼痛苦，至于他底夫人和他底四個子女都是長年除葷，尤其他底令妹，不但茹素而且持午，可謂是全家佛化了。他還說：『我雖長年茹素，但是每天因忙于看書寫稿，沒有空暇來修持，心裡很一覺慚愧，將來我總想勉力做到修持的這層』。他說這話的時候，他表現着報願

和極其誠懇的態度。

他有意把含有無常意義的古詩句翻譯成畫，所以他向我們說：『如有人見到古詩中無常的詩句，能隨時把他錄寄給我，那我是很感激的』。

在我們談話的當兒，我很注意地聽着我們坐在這間房子的四圍，陳列極其簡單，書籍倒不少，眠床上的帳被都很樸素，至于他底穿着的衣服，簡單與雲水堂裡僧人的衣服穿着差不多的樸素，不過一是方領衣一是圓領衣罷了。

到了午膳的辰光，他說今天我們是幾個特殊的朋友，一再地說：『機會難得』！隨就招呼傭人備素飯留我們午餐。到我們進食時，飯各自添，他毫無虛偽待客的態度，六碗素小菜也另有一種意味。奇怪，這位爲他做飯的傭人，也已茹素六年，這是他介紹我們的，我覺得這傭人可說是他的茹素同志了。

總之，他和我們談話的時候，眼睛總是向下看着的時候多，談話聲音輕微，非常平心靜氣，態度也極謙和極誠懇，我覺得他簡直是一個「不穿和尙衣的和尙」了。

自從那天暮色蒼茫中，我們向他辭別而歸，到而今，我底腦海中還時常浮

起他那肅然如秋鶴然如春的影子！

四到堂隨筆

隨筆云何曰四到？見到，聞到，想到，寫到是也。夫見聞覺知，三到也；信手寫來，四到也。語不擇其雅俗，辭無分於文白，隨興之所至，寄之於筆也云爾。

「不立文字」之文字

今日中國言禪宗門庭者，必推金山高旻，而高旻尤為老慈禪和蒼萃之所，其必有口吞諸佛毫納塵刹之超人者產乎其間矣！

夫禪宗為般若之真髓，故達磨西來，不立文字，六祖以嶺南葛嶽，得入五祖之室，信奇矣！於是禪風大盛，直恨不得秦亂之火，以焚燼老瞿曇三藏之教法。

雖然，事亦難言：釋迦四十年來不說一字，竟有三藏十二分教之靈文；達磨不立文字，竟有壁觀之傳，付法之偈，楞伽經之附屬；六祖不說一字，竟有偈人書偈，有法寶壇經之傳；此後禪宗諸祖，語無廣流于人間。或曰：此皆不立文字之文字也。

之風

今高旻寺，禪宗門庭最嚴峻者也。古人既有不立文字之文字，今人豈專讓于前人乎！於是有今日住持堂頭和尚來果之不立文字之文字矣。函錄之以廣其傳：

江蘇揚州高旻禪寺募化資塔大殿
大禪堂十方老堂十方如意寮緣起
夫資塔肇造。乃藏佛舍利之初因。繼而關風鎖水伏虎控龍。皆以浮圖之偉大功力而鎮之攝之。揚州高旻寺天中塔者。創自清初順治八年。漕台吳惟華購地督修。始因地勢三河六岸。形似九龍。故惟華居士云「此塔鎮九龍之真脈。鎮三父之洪濤」。又云「三父之洪濤暫緩」。一「九龍之真脈方全」。須知地無靈而人不傑。龍無珠而水

自波。「此塔大為關係禪堂風水。上代塔與則參禪每多徹悟。咸豐塔毀。則學道每見疲倦。若欲振興禪宗。發人大悟。非就龍地重建斯塔而難發展也」。大殿者乃三寶佛地。禪堂修課之所也。舊有大殿既窄且小。加之年久失修。椽樑朽爛不敷支持。且而人數稍多。竟無插足之地。「擁擠排踏。人多動念生心」。是故急謀動工。莊嚴三寶佛地。成就僧徒修行也。大禪堂者。乃超凡入聖之樞機。見性明心之寶所。靜香無間。「經懺毫無。三面水環。迥絕塵擾建諸寂靜江村勝若深山平地唯宏開大冶爐鑄甚微而溶化莫及者皆禪堂小故也」。且經行無處。坐立無方。第思稍子梯山航海為道而來。將進「禪堂行居坐臥擁擠爭端。由是居身不覺居心必退痛哉。大失天下禪流之進益。足誠我界般若之良因。誠不痛心者歟」。十方老堂者。亦名延壽堂。馬祖因老病無依。故有叢林之設。凡五六十歲以上者。既不能隨衆規約。而又身多疾染。老堂之建。遠近來歸。乃行其道。而終其身。故名棲身養老也。「茲之急務斯為要端」。十方如意寮者。乃僧人

養病服藥之所也。每視叢林病室。窄而小。不淨且汚。難容三五之僧。豈住十方之衆。常見身染重恙之禪流。不「死于溝壑」。便「臥于橋樑」。至而「有病無藥服藥無資」。一「野鶴孤僧。徒勞空望」。良可嘆也。高旻寺者。「寰區重地」。世界名藍。乃一諸佛出身之洞府」。正法眼藏之門庭。「行人出生死之提籃」。「濁世最上上之玄機」。「勝舉如期」。「真名其畫」。向蒙界內各界仁人。殊深讚慕。幸感天下諸方禪德。擁擠雲臻。故事道之流。日見增廣。其安身之處。「日漸加微」。由是募資首建寶塔。次修大殿。繼築禪堂。再創老堂。重修病室。雙方併造。先後落成。實爲廣闊行道之場。大作法門之助。庶使七層寶塔。响動長空。「九龍伏居」。一威震河漢」。聲飛殿閣。深藏丈六之身。紺宇華堂。演唱一乘之妙。念老憐孤。保利人面利己。扶危救病。一感吉已以吉人」。是茲真切實德。莫大變徵。敬請

諸方長老。「慈悲」各界諸君。喜助金錢。「浩功可告」。俾得僧流安居有所。誠爲

施主植福無疆。深感重德于檀那。用報宏恩于各界。然後洪功告竣。大業落成。謹將樂助芳名。刻諸貞沢。用誌永垂不朽云爾。

民國十九年 月 日

高旻寺住持來果率兩序首領合院大衆同啓

疊篇文章之妙，自在不言之中，非我輩掉弄筆墨文字障者所能領解其萬一。然唯就自己覺得有深解其立言奧妙者加以「。如說佛塔爲「關風鎮水」，「鎮九龍之真脈」；「鎮三叉之洪濤」，「塔與則參禪每多微悟」，「塔毀則學道每見疲倦」，「若欲振起禪宗，發人大悟，非就龍地重建斯塔而難發展也」。嗚呼，塔之功效大矣哉。不懂得佛祖不立文字之文字之妙處，豈知郭棧衣鉢之真傳，又流入于吾方外之門矣！

至若一週絕塵擾建緒寂靖江村勝若深山平地唯宏開大冶爐鑄甚微而溶化莫及者皆禪堂窄小故也」。讀到此間妙處，真是白居易所云「此時有聲復無聲，銀瓶乍破水漿迸」矣！除密密加圈以外，復用什麼方法去領解個中妙旨乎？嗚呼，文字深奇至此，無以復加矣！非得不立文字之文字，超岸越塵之手段，能臻

此上乘哉！

雜感

默如

日本佔據東北四省歸還四事，中國和日本都充滿着國難的口號。例也真奇怪，中國的領土失去四省之大，無辜的人民也被他殺死了不知多少，中國當然是一種極大的國難。日本呢？中國會有兵到他境內去侵犯，擲了幾個炸彈在他東京的？日本以他的強的武力來壓迫中國，還算是國難？真奇怪！

一個成年人欺騙小孩子的糖果花生來吃，他對小孩子這樣的說着：「你的糖果給我，我就和你做朋友，你的糖果現在已經被我奪來，你如再想取回，那就別要怪我和你反臉，我就不客氣了，並且我要打你的耳光，送你的命了！」日本拿了我們的東北四省，組織了傀儡的滿洲國，他要叫我們中國承認他，不許再拿回來；中國稍有反抗，或是國人有一點愛國的觀念，那日本就說中國無理由，不顧全他的面子，對他作敵；他說：「中國太不乖巧，太不聽話，那就不罷怪我日本對不起他了。」我們大

中華民族的人民對於日本這種滑稽的手段，究竟應該如何對待他？就是個小孩兒也要把那發毒去的精鬼再奪回來才是有志向的哩！

國難來了，我們僧伽那裏應該持着個個獨火的態度？好像於自己不相干似

『不及僧家半日閒』

曼倫

『不及僧家半日閒』，康熙皇帝在他的南巡時高讚奉僧家的生活有這麼一句；引起後來許多人說僧伽『閒』話，總拿牠來作證據。

時代的潮流不斷地推移遞嬗，人類的生活時刻地逐漸演進，在二十世紀人既自食其力的現代，革命聲浪澎湃高唱入雲的今日，站在青天白日旗幟下的真正僧伽，是否如他所謂的那一樣舒適的環境中過那『優哉遊哉』的安閒生活？稍或考慮，這些話，自然完全成了不符事實的廢話了。可是一些人們，仍在那裏嚷着，『僧伽是不勞而獲的分利份子』，『僧伽的寄生蟲』等等不符事實的話呢。但這些一般不負佛教責任的僧伽，固然有片面的理由，而於真正僧伽的本身

的，就過得去嗎？在我看來，也該要發火，提提神，抹抹汗，注意，不要頹廢，不要打盹，來做點愛國的工作，盡點國民的天職吧！不然，怎對得住我人報答國家恩的佛陀呢！

，自然會成個『不通之論』了。

○ ○ ○ ○ ○
我來武昌一個多月，有一日，正值滂沱的大雨初止，天空裏還布滿了雲霧，隨着三五個同學，在一條泥濘而且骯髒的路上，拖泥帶水，信步前進，目的是在尋找一間浴室，約摸費去二十分鐘的時間，終於走進一間在武昌比較好的浴室。當我們才走進門，劈頭就碰着一位年逾花甲而精神矍鑠的老叟，——浴室的老板，他帶着和藹的微笑，十二分誠敬地招呼我們上樓歇息。一間不大不小的樓房，佈置甚清潔，沐浴應用的器具，應有盡有。他打發茶房去買些菜物供我們咀嚼；同時自己還賠着我們高談闊論，談笑自如！

聽說他是個學佛有年的信徒，佛經瀏覽過不少；並且時常向同學們談論——質疑過佛法。所以當我們到來的時候，他便向同學們介紹：『他們都是佛學院裏來的……』

我們在那裏沐浴和談話的時候，不及兩小時。他將日常關於研究佛學出來出的問題懷疑的地方，從容不迫地與我們和盤托出。A同學亦從容對他解答。每遇一個問題終結，他總是合掌表示敬謝。學佛者對於佛法能生可尊貴的赤有心，正如正見，值得欽佩！可是，他一面在相信佛法足以挽救現世的厄劫；同時又在學康臨皇帝再三底讚嘉僧伽：『啊，出家真好！百年三萬六千日，不及僧家半日閒！』『微笑不住的說着。』

○ ○ ○ ○ ○
『老先生！做現在的和尚責任是『不閒』了！我倚在椅子上聽得不耐煩。坐起來順口插了這句話，於是室裡就不約而同的發聲大作了。』

『僧伽是遺世獨立的閑逸者』，『不勞而獲的徵幸者』，這都不免用一副粗暴的思想和淺薄的理智在觀察事物！倘平心靜氣的思索一番，就會知道僧伽所站的地位，却成個『適得其反』的比例。

的冥夜，天地昏闇，萬物無視，時有笑話白出之文字，見之盈牘，著於報章，其污損全國佛教徒之面目者，何可勝數！所呈學苑大綱，已為教育部駁得體無完膚；今有見到國瑛等所呈內政部「佛教傳教情形佛事儀式僧徒習慣合編」亦顯出其「知半解強作解人之怪象。雖內政都姑存而不論，而中國佛教會報總纂者，宜為得意文章，又豈能逃明眼者之冷論耶！今摘其顯然違謬者，畧為糾正如左：

一、戒定（或曰心）慧三增上學，誰不知佛教大小乘各宗派無不具足者？不過其著重之點，或入手之方便，間有偏勝處而已。乃經謂或單舉一學，或雙兼二學，豈竟有不具足戒定慧三學之佛教耶！

二、強作解人之編者，雖傳聞中國佛教大乘八宗之說，而其實則并八宗之名稱亦未詳悉。於是乃牽強附會，沒去三論宗（即法性宗）而拉一兜率宗，殊不知求生兜率淨土，亦應為淨土宗攝之一淨土行耳。而復以智見、瑜伽、口之故，名「密宗」或「真言宗」為瑜伽宗，殊不知古今來稱瑜伽宗者，指宗一瑜伽師地論一言，乃法相宗唯識宗慈恩宗之又一別名耳。

三、謂五戒曰舊道德，舊則過去而不成現在，然則豈五戒便不足為現行之道德耶？其實道德之實質無古今新舊之異，變異者為其形式。儒家依五倫而行五常，倫之形式變故常之關係改。若佛教五戒，但懷自他（他或個人或羣均可）之根本形式而立，正可無間古今新舊而常行，豈得謂之舊哉？（五戒之後，八戒十善亦應附說明，缺之亦屬疎漏。）

四、「戒者止也」，此亦不然！惡止而善行為戒，僅言止，則失善行義。故戒分止持作持，又尸羅，毘奈耶（即毘尼），波羅提木叉，均無可譯為止者。例尸羅一名，唯以譯為「實善」或「清涼」為當耳。

五、言大乘三聚淨戒，而不知大乘三聚戒名義之何出！但舉梵網十重四十八輕，而不舉三聚戒名義所自出之瑜伽四重四十三輕戒，此皆見其一知半解之謬也。

六、實華雖尚為名形具而實質非之律寺，至於天童等，本為禪寺而非律寺，乃亦混稱為律宗之寺，殆由編者欲藉以自彰其傳戒之門戶耶？又沙彌，沙彌尼，室叉摩那尼，謂其體作授飯傳戒師則可，謂其未入僧數則非也。

七、二堂功課，或五堂功課，實稱為「出於馬祖建叢林，百丈立清規」。此亦為不知佛教及禪宗歷史之言。其實今所謂清規者，乃依元朝僧官德輝所訂為藍本，又經明清修改而成，早已無馬祖百丈遺意。況今叢林通行之二堂功課，乃出於明清淨密禪賢台混合之念誦而已。

八、僧徒習慣，分「修學二傳統」生活「三種」以言，似分類頗富。一按內容，則將僧徒所行配六波羅密，既皆牽強。而不曰寺院住持傳統，但云傳統，已屬不當。況將傳法派，傳剃派，叢林寺院，亦巧立連貫，擇賢名目，其實所立五項中除丙項為選賢傳統外，其甲乙丁皆為傳法派，戊及所謂傳統，皆為傳剃派，傳法派，傳剃派，皆已同俗家化，豈唯所謂傳統者之俗家化哉？而生活習慣，則於日常需要之衣食住行等物質生活之所自，絲毫未曾提及，則殆連「生活」之一名為何義而亦未解耶！

此猶就其所論列者，略為批評耳。至其整個的未明內政部之問意，所答非所問，使內政部以不可解而存之不論不議。則猶有進也者，夫「傳教情形」，應將釋尊現身成佛出世說法之宗旨行事，及佛滅後從過去而至現在，對於世界人

類國家人民如何傳佈佛之教化而言。「佛事儀式」，應將整個的佛教大事之法儀儀式，擇要說明。若佛教紀念慶典，佛教之宗源，團體，寺院成立儀式；佛教之新義，慈濟，文化等事之行儀軌式；佛教之三皈入教，受戒入乘，與進出禪堂學院及雲水挂單住持交替等事儀式。此前二類，應皆視為普通佛教之意義；而第三類徒習信，始為限於僧徒者。

然既學「僧徒之修學習慣與生活習慣」及「寺院住持傳習習慣」，則於此乃應將各宗叢林之如何修學，及近來所辦僧學院等之如何修學，列為修學習慣。而將或耕田產，或耕經織，或藉香火，或藉募化，或象藉上列二三四種以獲衣食住行所需之狀況，述為生活習慣。然編者竟誤解妄推而塞責，丟棄全國佛教徒之大願！雖編者之過，實亦全國佛徒糊裏糊塗聽任一二無知妄人操弄中國佛教會之所致也！

由此觀之：今後全國佛教徒開代表大會時，全國複選來之代表，可不深嚴注意，妙選精通佛學及中外古今學問而德體深重才敏之高僧，以為中佛會之主持者乎！否則，由無知而陷無恥，不僅全國佛徒失體面而已，且恐僧伽益為國

人之所輕，不唯失住持佛教之地位，將使佛教受其累而墜廢矣！可不懼哉!!!

佛教簡報

記者

記太虛大師在甬講經：太虛大師近應甯波佛教會之請，於本月初在該會講唯識三十頌云。

記常惺法師住持閩南：廈門南普陀自開辦閩南佛學院以來，於今九載，成績斐然。現因太虛大師住持期滿，常惺法師當選繼任住持，已定於本月十六日行就職典禮云。

記白馬寺已開工修建：洛陽白馬寺，為中國佛教最初建築之第一古刹，年久失修，由中委戴季陶氏等發起募捐修建，現已正式開工云。

記女佛學院得人維護：武昌佛學院女眾院，為中國女子講習佛學唯一道場，唯經濟時感困難；現已得方耀庭夫人任該院董事長，發心維護，每月撥助經費，以謀發展云。

記中佛會開全代例會：上海中國佛教會，已照例於本月一日開全國代表大會，開顯例已選出監委十二人執委三十六

人云。

記山東獲得多量舍利：魯北陵縣發現宋仁宗時代廟宇，獲得古物甚多；並得透明舍利一升許，已歸濟南圖書館保存云。

記鎮江發現梁代銅佛：鎮江陳武莊古剎撥雲寺，在乾隆三年，該寺住持赴藏請經，由活佛賜送梁時古銅佛三尊，洪楊寺毀，近聞在南鄉為農田掘獲一尊云。

記香港設佛學青年會：香港佛學會暨紳商學界，發起組織佛學青年會，已開會推定籌備幹事，並推陳澧濤居士等草擬章程云。

記嵩山僧苦練少林拳：嵩山少林寺僧六十餘名，每人須於午夜練習各種拳術。老年僧精神矍鑠，穿牆越壁，隨處可罷。少年僧對各種拳術刀法（如大紅拳太極拳大刀雙刀之類）練習嫻熟云。

記催欠賦揚僧被看管：江都縣馬家驛長因向佛教會催賦有藉詞推諉之處，特將重寧寺恒春靜慈寺智海上方寺仰之等傳訊訊問一過，發交偵緝隊看管。并飭第一分局長率警十餘名會同佛教會主席法權召集各叢林開會追繳，聞各僧已先允籌四千元云。

編輯座談

大醒

這一期的「佛教簡報」本來編在第一期的，因為篇幅關係，把它擠下來了。

記

本刊的內容及編輯印刷方面，在我的理想中很想把它弄得又真又美又善，像一份雜誌的樣子；在編輯方面當然盡我的見識隨時把它改善。印刷呢，汕頭印刷界向來不排標號的，現在代印的鑄字局也承辦了。不過要方體或做宋體的字樣來排題目和六號字來排作注字和目錄等，仍是沒法想。對於充實內容，除却靠本社的社友撰述外還希望四方方的善知識投稿。本刊在過去五年的中間，我們並沒有自滿，總在想能有一天把它辦得真正說得上好，可是現在還不能做到。我在上海的時候，時常與我們

的社友團覺法師談起，他說「只要每月有一百五十元，我們就可以在上海辦一份好的周刊了」。誰不想這麼辦，饒呢？

記

本刊在南方銷路預料要加多，因為南方的教徒——尤其是在家居士，他們信佛法皈依三寶多是為學佛的，不是圖挂居士空名的，所以本刊初將選汕出版的消息在潮汕各日報披露後，來社探詢欲定閱的人很為不少。因此，本刊印刷份數已打破過去的紀錄，現在一百一百的加印了。遠省的舊定戶，我們已先寄去兩期，望接到本期的時候，即速來函續定，第三第四期已編好付印，要等來續定的才寄發呢；如果遲了，三四各期售完了是沒法補寄的！

六月九日。

黃海
張安福

律師受聘常年法律顧問啟事

本律師現受現代佛教社聘任常年法律顧問嗣後關於該社一切法益當依法保障之此啓

事務所汕頭

永興路橫街十三號(自動電話一九二六號)
國平路新編七十五號

本刊徵稿條例

- 一、本刊的宗旨是團結現代僧伽，維持現代佛教，建宜現代佛學，化導現代社會。故關於佛學的改良，論的開通講解，以佛教評論對現代社會的紀實，感德等稿，均所歡迎。
- 二、來稿須寫清楚。能照本刊行格寫更好。
- 三、譯稿，請將原著題目原著者姓名及出版書名與年月地點，詳細敘明。
- 四、來稿請註明詳細住址。
- 五、稿末，請寫真實名號，以便通信，但發表時得用筆名。
- 六、來稿，登載與否，收到十天之內，當即答覆。不登之稿，如經聲請退回，當即寄還。
- 七、所有來稿，本刊得酌量增刪之。如不願增刪或修改者，務請於寄稿時聲明。
- 八、來稿一經登載，登載一篇，酬本刊全年一份；每月投稿一篇以上者，酬全年二份外，隨時得奉贈佛經及各類新出刊物。
- 九、本刊歡迎讀者之批評與意見書，各方關於佛教新聞之通信，如能來稿請寄汕頭中馬路本社。
- 十、來稿請寄汕頭中馬路本社。

發行所 汕頭現代佛教社
編輯者 現代佛教社
印刷者 汕頭印務鑄字局

油嶺東佛教總會附設

佛經流通處

本會為流通經典宣傳佛教利便佛教徒研究起見特創設佛經流通處一所於本市中馬路門牌三十九號開辦以來歷十餘年於茲矣現因內部重新整頓仍將一切佛教經書法器等等價格特別從廉以期普通流通

本刊登價表			
訂購	冊數	價目	郵費
零售	一	四分	一分
半年	二十六	一圓二	無
全年	五十二	二圓	無

如以郵票代洋 作九五折計算

刊廣告刊本

- 一、本刊廣告費，每期每方寸一圓；長期刊登在三個月以上者，優待七折；登全年者，優待對折。
- 一、惠登廣告者，費須先付。長期刊登訂有定單者，每月月底收費。
- 一、每期廣告刊出後，贈送樣本兩份，以便核對。
- 一、廣告地位，每期以四方寸起登。
- 一、廣告如須繪圖製版，其費另議。

香港廣鉅源廣告

本莊選辦正式西藏貢香 味極純正 功
能辟疫 兼搜羅廣州 澳門 汕頭 潮州
廈門 正字號上等名香 東莞 莞兒香
崖州 花刻香 安南 茄楠香 沉香
山貢檀香 原伴 檳榔 陀羅尼
被名山念珠 澳門 永吉 出品 女真
香 菩提心香 供佛香 本莊 度製 燒
香粉 塗香粉等 零沽批發 價格相
宜 佛散 四衆 惠顧 一律 九折 再者
各處香廠 欲在 敝處 推銷 上等 名香 者
請賜 函接洽 為荷

香港廣鉅源出入口莊謹啓
地址 高陞街三十七號
自動電話 二四二四一

正信 半月刊

第二卷 第九期 出版
漢口福建巷佛教正信會發行
預定 半年三角 全年六角

海潮音 第十四卷 第三期要目

- 社會事業毫無建樹的佛教徒…… 芝峯
 - 人民團體不得佔用寺廟…… 大醒
 - 佛教的教史教法和今後建設…… 太虛
 - 蘇東坡的佛教思想…… 曇倫
 - 俱舍論光記二無知之研究…… 法航
 - 中有研究…… 智海
 - 志行的自述…… 慧舟
 - 研究唯識學概論…… 慧雲
 - 法相唯識學概論…… 雲
 - 評胡適之的佛教觀…… 雲
- 定價 全年十二期二元
發行：上海膠州路七號佛學書局

聖藥 均售

當歸素 婦科 聖藥

便秘痔瘡 根治靈藥

天天通

上海中法大藥房總發行 廠藥大慈佛